

友情的希冀

心草

一個時候，我的心會被寂寞所困擾，我需要友情的慰藉。恰巧，一位好心的朋友請我去跳舞；我量着：跳舞是一件時髦的事情，我應該多學習，說不定在舞場裡可以找到一些友誼，並且開舞會的主人，我已經好久沒有會見他了，於是我就答應他的邀請。那是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，深藍色的天空點綴着幾顆明星，我呼吸着涼快的晚風，心裡倒覺輕快了。

我們走到舞場的門口，主人K君迎了出來，向我熱烈的打招呼，他唯上滿面詭媚的笑容向我彎腰作九十度的鞠躬，我不覺注視他那頸項下的大紅結，襯在筆直的西裝上，顯得份外刺目。「真難得駕臨，鄙人覺得非常榮幸，請進裡面！」他說着，一而做手勢，十足紳士派頭，退過一邊，讓路我們進去，這過分的做作，使我呆住了。我認識K君已有一年，却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學得這套禮貌，兩星期前，他來看我，還是很自然和隨便的。「難道到了舞場便需要另一套面孔的嗎？」我疑惑着走進舞場裏，選擇到一個陰暗的角落，悄悄的坐下來，熱鬧的爵士音樂在我的耳朵裏強烈的震動，正奏起「藍色的多腦河」，整個舞池籠罩在霓虹的焰下，照着一雙雙起舞的男女，小姐們的舞衣掩映在紅光裡，隨着她們輕盈的舞姿不住的閃動，「多麼美麗啊！像一羣孫池的仙女」，我不覺暗暗的喝彩。突然變了全白的燈光，使我能密切地注視到她們的面影——那全用脂粉做成臘像似的面孔，看不到一點自然的表情，顯出嬌媚的樣子，在特意地誇耀自己的美麗，有些却是板起的面孔，着實在表現她們的高貴。再看那些先生們，低聲下氣的動作，是那末文雅體貼；但總掩飾不了他們心神不定的生硬樣子。我的心，不知怎的，忽然透過一道溪流，為要抵抗這種意識的侵襲，我連忙低下頭。主人K君把他的朋友們都介紹到我的面前來，他好像已知道我今夜到舞場來的目的，我也祇好提起精神，和新認識的朋友週旋，他們那種過份的禮貌，我居然也學會了，我非常興奮，覺得自己在演戲，我大聲地談笑着，在舞池裏翩翩起舞，那張張臉似的面孔，似乎再看不見，我忘了自己，在這醉人的旋律裏還片律着我的良知嗎。

朋友送我回來時，夜已很深了。我非常疲乏，腦袋好像膨脹着，滿頭的金星亂舞，我記不起今夜會見了什麼人，說了什麼話，身邊只纏繞着兩句話「今晚的天氣真好」——「音樂多麼迷人啊」！血紅色的酒，那跳動的人影，像鬼魂般，似隱似現地出現在我的眼前，我無力地倒在床上。

一種幻滅的悲哀，緊緊地包圍住我，快樂低像一陣輕煙，曼曼地升上天空，不到一會兒，已消散得無影無踪，我得不到一點的溫暖。第二天的早晨，天剛亮起來，我就起床，獨自一個人漫步在叢林裏，晨風吹散了我夜來的倦悶，四週顯得復很寂靜，突然清晰地聽到幾聲的鳥叫，是那麼自然和親切，我接受到這種大自然的呼喚，心裡有說不出的安慰。會看過的一段文字，在我的腦袋裡動起來……

「行走在陰沉的森林裡，偶而聽到一聲鳥叫，在你的心底會泛起一種稀有的人間味，留下一絲雖細小却永遠銘刻在汝記憶裏的溫暖的感動，你或不會意識到這感動是什麼，這是一種超乎人類界限的無意中獲得的友誼，你不會想到孤寂時這點溫暖的給予，它也是無意的抒發感情的一次啼叫，不會想到會給予你以什麼，然而，正是珍貴的友情，友情是無意中的贈予，彼此都不希冀什麼，給予的並不會希求報酬，接受的也不必答謝，但却永遠的微漾着一絲溫暖」——行人在路傍一家門口歇下了，有一個老者捧給他一杯涼茶，恢復了行人的一點疲勞，雖不通姓名，兩下默然的分手，也許永遠不再見面——盲人在路傍三弦走過街巷，琴聲寂寞的丁丁，夜深了，再沒有人開門出來要求他解答一個人人生的休咎問題，他走着，在一家簷下遇到一個流浪漢，兩人攀談着，消磨長夜，流浪漢正被命運播弄着，需要一點安慰，盲人替他在琴弦上彈出了往昔和未來，使他的眼睛閃出一點希望的微光，流浪漢不會給他應得的報酬，或許連一支劣貨的紙烟都沒有遞給他，而兩人都是滿足的分散了——簡陋的旅店裡，一個貧困的旅客病倒了，旅店主並不需索房金，反而延醫為他診治，主人的兒女，不時給他一點慰藉，一杯熱水，或一碗稀粥，他痊癒了，主人送他一注必需的盤川，他含着淚走了，主人和他的一家送得很遠，為他默祝平安，在淚眼模糊裏，看他走過村前的大橋，在一排柳樹後漸漸消失——深厚的友誼，在相隔很遠，也許從此不再相逢於人間，那樁細微而又動人心弦地炙着兩顆溫暖的心。在酒杯旁邊，在錢財上面衡量友情，你將死於酒和財的漩渦裏，因為在這裡建築的不是友情，而是故意的開始萌芽。友情不是賭注，友情不是麻酔品，友情更不是着色的炫人眼目的廣告畫，而是一幅始終潔白的素絹：「我默默的背誦了一遍，我好像得了神的啓示，我不覺暗笑自己的愚笨，什麼要走到繁華的地方來希冀獲得珍貴的友情呢？」帶着了鳥兒婉轉的歌聲，我愉快地回宿舍去。